

总第十六期

1986 / 2

编辑·日本文学编辑部（长春市斯大林大街一〇二号）

日本文学

出版·吉林人民出版社

● 宫泽贤治特辑

印刷·长春新华印刷厂
● 评川端康成的「雪国」

● 小说：圣少女

上司不在的星期一

● 不安的灵魂

● 中国新感觉派的沉浮和日本文学



宫泽贤治 (1896—1933)

诗人、儿童文学家，被誉为日本近代文学的不朽作家之一。主要作品有《春与修罗》《诗集》、《银河铁道之夜》等。

SUT/405/08

みちのく
花巻町
人ち
賢治
みちのく
花巻町
人ち
賢治
みちのく
花巻町
人ち
賢治



日本文学

1986/2

日本文学
WENXUE
总第十六期

主 编 姜念东

副主编 李长声

●宫泽贤治特辑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
| 夜鹰星座 | 刘秀芝 译 [1] |
| 过雪地 | 王 敏 译 [7] |
| 一个规矩特多的餐馆 | 刘秀芝 译 [17] |
| 风又三郎 | 刘富庚 译 孙连璧 校 [25] |
| 奥伯尔和大象 | |
| ——一个牛倌讲的故事 | 杨知国 译 [54] |
| 猫儿办事处 | |
| ——关于一个小衙门的幻想 | |
| | 杨知国 译 [62] |
| 滑床山的熊 | 姜三真 译 [70] |
| 诗七首 | 小 冷 邓云凌 译 [80] |
| 宫泽贤治及其作品浅析 | 于长敏 [86] |
| 宫泽贤治研究五十年 | 王 敏 [93] |

●评论

- 评川端康成的《雪国》 丹 晨 [100]
都市的感受性 川本三郎 [116]
一九八五年的日本文学 (东京通讯)
文洁若 [127]

●小说

- 圣少女 三好彻 作
张明辉 林 璋 译 [137]
村上春树小说三篇 赖明珠 译 [182]
上司不在的星期一 赤川次郎 作
吴晓薇 译 [192]

●中国作家与日本文学

- 中国新感觉派的沉浮和日本文学 吴福辉 [231]
不安的灵魂
——胡风与日本文学、日本作家 宗 诚 [245]

装帧设计 尹怀远

夜鹰星座

刘秀芝 译

夜鹰的确长得很丑。

它脸上长着一块块斑点，好象抹上了大酱，嘴巴扁扁的，一直裂到耳根。

它走起路来摇摇晃晃，连两米远都走不到。

同类当中，谁也不想看它一眼，因为这会使它们感到不快。

就以云雀为例吧，虽说它长得并不太美，但比起夜鹰来可漂亮多啦。到了傍晚，它碰到夜鹰就感到厌烦，紧紧闭上眼睛把头扭向一边。还有更爱饶舌的小鸟总是当着夜鹰的面骂道：

“哼！又出来了。也不瞧瞧自己的那副长相，真给我们鸟类丢脸。”

“对了，瞧它那张大嘴，一定是癞蛤蟆的亲戚什么的。”

情况就是这样。假如不是夜鹰而是普通的鹰，这些半瓶子醋的小家伙仅仅听到个“鹰”字也会吓得浑身发抖，面色苍白，缩紧身子躲到树叶后边去的。但夜鹰既不是鹰的弟兄，也不是鹰的亲戚。相反，夜鹰倒是那美丽的翠鸟和誉为鸟中瑰宝——蜂雀的哥哥。蜂雀吃蜜，翠鸟吃鱼，而夜鹰则捕捉会飞

的小虫。由于夜鹰没有锋利的爪和嘴，因此不论多么软弱的小鸟都不会惧怕它的。

那么，为什么会起“鹰”这个名字呢？这倒令人有些费解。一是因为夜鹰的翅膀强悍有力，当它劈风展翅时，真象一只雄鹰。二是因为它叫声尖，果然有些象鹰的地方。当然鹰对此耿耿于怀，深感不快。因此，只要它碰到夜鹰，就颈毛直竖地怒吼道：“快点给我改名，快点改名。”

一天傍晚，鹰终于闯进夜鹰的家门。

“喂，在家吗？你还没有改名！可真不害臊！论人格，你怎么能和我相比呢？我可以在晴朗的天空里自由飞翔，而你只能在阴暗的天气或夜晚才出来。还有，看看我的爪和嘴，仔细同你的比较一下。”

“老鹰兄，这太叫我为难了。我的姓名不是我自己随便起的，是神赐给我的呀！”

“胡说，我的名字才可以说是神赐给的，至于你的名字只是借‘夜’字和我的‘鹰’字凑合而成。快把‘鹰’字还给我。”

“老鹰兄，这可太难为我啦。”

“我并不难为你，我给你取个好名叫：‘市藏’。‘市藏’这名字不错，因此你改名时必须当众宣布，明白了吗？要在自己的脖子上挂上写着‘市藏’的牌子，嘴里要说：今后我改名为市藏。要一户不漏地都拜访到。”

“这无论如何也办不到呀！”

“不，你能做到，必须做到。如果到后天早晨你还不改名，我立刻啄死你，严惩不贷。你都听懂了吗？我后天早晨一大早就挨家串户地打听你是否去了。如果一户没到，我立刻要你的命。”

“那太难为人了。如其那样倒不如死了更好受些。请马上处死我吧。”

“算了，还是好好想想。‘市藏’这名字并不那么坏呀！”说着，老鹰张开好大的翅膀往自己的家飞去。

夜鹰一动不动闭上眼睛思索着：我究竟为什么这么不招人喜欢呢？因为我脸上好象抹上了酱，因为我的嘴一直裂到耳根。但我没有干过坏事呀！有一次画眉的小崽儿从窝里掉下来，是我把它送回窝的呀。可谁知画眉好象从盗贼手里夺回那样把孩子从我手里抢回去。然后又把我嘲笑了一顿。这回还让我改名为“市藏”，还要让我脖子上挂牌子，这叫我以后怎么见人呢？

四周已经暗了下来。夜鹰从窝里飞了出去。云儿不怀好意地发出光亮，低垂着。夜鹰似乎掠着云层默默地在空中翱翔。

接着，夜鹰突然张开嘴，平直地展开双翅，箭一般划过夜空。无数只小飞虫被它吞进了喉咙。当夜鹰即将触到地面的一刹那，又敏捷地翻旋回空中。

云儿已经变成灰色。对面的山火把四周映得通红一片。夜鹰拼命地飞着，它感到天空似乎被它切成两半。一只甲虫飞进了夜鹰的喉咙拼命地挣扎着。夜鹰马上把它吞掉了。这时，它感到后背好象有点疼痛似的。

云已经变成深黑色，只有东方被山火映得通红，有点儿可怕。尽管夜鹰好象心里有些难过，但它继续飞向高空。

又有一只甲虫飞进夜鹰的喉咙。甲虫好象要撕开夜鹰的喉咙，嗒嗒作响。夜鹰硬是把它吞了下去。这时夜鹰的鼻子一酸便放声大哭起来。它一边哭，一边在空中划着圈儿，盘旋着。

它心里想：每天晚上，甲虫和许多小虫都被我吞掉了。而这次轮到我，我要被老鹰杀掉。这太残酷了！啊，太残酷了！太残酷了！我宁愿饿死，也不再吃飞虫了。不，恐怕在这以前老鹰就会把我杀掉。不，我一定要赶快逃往遥远的太空。

山火象洪水一样蔓延开来。连浮云好象都在燃烧。

夜鹰一直朝着翠鸟弟弟那儿飞去。漂亮的翠鸟刚好起来也在看着远处的山火。看见夜鹰下来就问：

“哥哥，晚上好。你有什么急事吗？”

“没有，这回我要到遥远的地方去，临行前来看看你。”

“哥哥，你不能走。蜂雀也住得那么远，你要一走不就剩我一个了吗？”

“是的，可是实在没有办法。今天你就不要再劝我了。还有，你除了要填饱肚子必须捕食的时候外，不要再祸害鱼儿啦。懂吗？再见。”

“哥哥，这是为什么？请再呆一会儿。”

“不啦，没有不散的宴席呀！你看到蜂雀时，代我问好。再见！恐怕再也见不到你了，再见吧！”

夜鹰哭着回到自己窝里。夏天短促的夜晚开始泛出鱼肚白。绿色的羊齿叶子吸着黎明的雾气，透出一股凉意，随风摇摆。夜鹰叽叽叽地叫得很响亮，并把窝里打扫得干干净净，把翅膀和羽毛理顺得整整齐齐，然后从窝里飞了出去。

雾散了。太阳冉冉从东方升起。夜鹰忍受着令人目眩般的光芒，象离了弦的箭一样朝着太阳飞去。

“太阳，太阳，请把我带到您身边吧。即使烧死了，我也心甘情愿。尽管我长得丑陋，但燃烧起来也会发出小小的火光。请把我带去吧！”

夜鹰飞呀，飞呀，可是太阳不仅没有靠近反而离得越来越远，变得越来越小。这时，太阳说话了：

“你是夜鹰吧！我想确实够你受的。可是你不是白天活动的鸟，所以最好你今晚再飞到星星那里恳求吧！”

夜鹰想给太阳行个礼，但突然感到一阵目眩，终于落到原野的草地上。接着它象做梦一样，感到身体一会儿穿梭于红色和

金色的星际之间，一会儿又任凭风吹四处飘荡，一会儿老鹰飞来抓住了它的身体。

突然，一个冰冷的东西落在它的脸上，夜鹰睁开眼。原来是从一棵狗尾草的叶子上滴下来的露水。夜已经很深了，天空变成蓝黑色，满天的星斗眨着眼睛，夜鹰向高空飞去。今天晚上，山火仍旧烧得通红通红的。夜鹰借着山火的微光和冰冷的星光飞舞盘旋着，然后又盘旋了一次，随后它毅然决然地朝着那颗美丽的猎户星座笔直飞去。它喊着：“星星，西边那颗蓝白色的星星，请把我带到你那里，即使烧死我也没关系。”猎户星座继续唱着令人振奋的歌曲，根本不去理睬它。夜鹰难过得要哭了，它摇摇晃晃地落下来，好容易才站稳，随后又一次飞舞盘旋起来，笔直地朝着大犬星座飞去。它喊着：“星星，南边那颗蓝色星星，请把我带到你那里，即使烧死我也没关系。”大犬星座一个劲儿地眨动着它那颗美丽的黄、蓝、紫色的眼睛，说：“不要说傻话了，你究竟是个什么东西？鹰充其量是只普普通通的鸟罢了。凭借你的翅膀飞到这儿要花亿年、兆年、亿兆年的时间呢。”然后把脸扭向一旁。

夜鹰泄气了。它摇摇晃晃地落下去，随后又飞舞盘旋起来，接着它又毅然笔直地朝着北边的大熊星座飞去。它喊着：“北边的蓝色星星，请把我带到你那里去吧！”

大熊星座静静地回答道：“不要异想天开，还是清醒一下头脑吧！遇到这种情况，最好先跳进浮着冰块的海水里。如果附近没有大海，你就跳进浮着冰块的水杯里也行啊！”

夜鹰又泄气了，摇摇晃晃地落下来，接着第四次在空中飞舞盘旋，然后又向银河对岸刚刚从东方升起的大鹰星座喊：“道东边的白色星星，请把我带到你那里去吧！即使烧死我也不怕。”

“不行，这怎么行，”大鹰星座迎着大风回答道：“要成为星

星，必须有与其相适应的身分，而且还需要有很多的钱。”

夜鹰已经筋疲力尽。它收起翅膀，朝着地面落去。离地面只剩下一尺了，当它那脆弱的小爪将要接触到地面的一刹那，夜鹰突然象烽火一样又直冲云霄。飞入夜空以后，夜鹰就象鹭俯冲狗熊时那样，浑身一抖羽毛倒竖起来。

接着夜鹰又发出叽叽叽高亢响亮的叫声。这声音好象老鹰，使栖息在原野和树林里的鸟儿都睁大了眼睛，浑身颤抖，显出惊诧的神情仰望着夜空。

夜鹰笔直地朝着无穷无尽的天际飞去。它往下一看，山火就象烟蒂的余火一般，夜鹰又继续向上飞去。

由于寒冷，呼气在夜鹰的胸脯上结成冰霜，又由于空气稀薄，它必须拼命地拍打翅膀。

尽管这样，星星仍同原来一样大。这时夜鹰呼吸急促，象拉风箱似的。

寒冷和冰霜象一把把利剑，扎在夜鹰的身上。它的翅膀麻木了，两眼噙着泪水又看了一次天空。是的，这是夜鹰最后时刻，它已经失去知觉，不知道自己是在下落呢还是在飞升，是头朝下呢还是头朝上。

只有它的心情是坦然的，沾着血点的大嘴巴虽然歪斜着，但嘴角上却挂着微笑。

又过了一会儿，夜鹰睁大了眼睛，立刻看到了自己的身体象磷火一样，射出蓝色美丽的光辉。它的身体在静静地燃烧着。

它的近邻是仙后星座。

银河在它的身后发出蓝白色的光芒。

夜鹰星座继续燃烧着，而且永远不停地燃烧着。

现在还在燃烧着。

(1921年9月)

过 雪 地

王 敏 译

一、(小狐狸纶三郎)

雪，冻得比大理石还硬，天，就象一块冰冷光滑的大青石板。

“硬雪梆梆，冻雪铛铛。”

太阳撒出洁白的百合花般美丽的花瓣，把雪原照得一闪一闪。

树干枝头挂满了白霜，似披上一层冻硬了的积雪，亮晶晶的。

“硬雪梆梆，冻雪铛铛。”四郎和寒子穿着小木屐，咯吱咯吱地走在雪地上。

再也没有比今天更美妙的日子啦。不论是从未去过的玉米地，还是长满了狗尾草的原野，全都可以尽情地去玩儿。哦，平坦的地方，多象一块木板，板上镶满无数面小小的镜子，闪

呀闪，闪呀闪。

“硬雪梆梆，冻雪铛铛。”

小兄妹兴冲冲来到了树林旁。晶莹透明的冰柱几乎挂满了树枝，高大的柏树沉重地弯曲着身躯。

“硬雪梆梆，冻雪铛铛，小呀小狐狸，娶哟娶新娘。”他们面对树林，高声叫着。

可是，林内一片静谧。他们运了运气，正准备再叫，林中传出了声音。

“冻雪铛铛，硬雪梆梆。”一只小白狐狸吱吱地踏着积雪走了过来。

四郎一怔，随即把寒子拉到身后，用力跺着脚说：

“狐狸狐狸白狐狸，要娶新娘我给你。”

那狐狸虽小，却理了理银针般的胡须，说：

“四郎铛铛，寒子梆梆，小狐狸我呀，不用娶新娘。”

四郎笑了。问：

“狐狸狐狸小狐狸，不要新娘可要年糕？”

小狐狸摇了两下头，风趣地说：

“四郎铛铛，寒子梆梆，我请你们吃玉米团子好不好？”

寒子觉得非常好笑，便躲在四郎身后小声唱了起来：

“狐狸狐狸小狐狸，狐狸的团子是兔子屎做的。”

小狐狸绀三郎笑着说：

“不，不是。我怎么能让你们这样出色的小朋友吃兔子屎做的团子呢？我们狐狸家族始终挂着欺骗人类的罪名哪。”

四郎惊异地问：

“难道狐狸骗人有假？”

绀三郎以热烈的口吻答道：

“有假，这是最恶毒的污蔑！所谓被骗的人大部分是醉汉

和胆小鬼。有件事，可真有意思哩。前几天的一个晚上，月亮可亮啦，甚兵卫君坐在我家门口唱了一晚上净琉璃，我们都跑出来看着着。”

“甚兵卫君，他唱的一定是浪花曲啰。”

紺三郎做出表示赞同的表情。

“嗯，可能就是浪花曲。给，请尝尝团子，这是我自己耕地、播种、除草、收割、制粉做成的，里面还放了白糖呢。”

四郎笑笑说：

“紺三郎，我们刚刚吃过年糕，肚子一点儿也不饿，下次再来再吃好吗？”

紺三郎高兴地拍打起短小的双手。

“真的？那就等幻灯晚会时来吃，一定来哟。幻灯晚会呀，在象今天这样大雪上冻、有月亮的晚上召开，八点钟开始。把票给你们吧，要几张？”

“给我五张吧。”

“五张？你们两个人用两张，剩的三张给谁？”

“给哥哥他们。”

“你哥哥他们都不到十一岁吧？”

“不，最小的哥哥都读四年级啦。八岁加四岁，十二岁了。”

紺三郎郑重其事地摸了摸胡须。

“非常遗憾，你哥哥他们不能参加。你们来好啦，我给你们安排位置。可好看哪，第一部片子叫《不得喝酒》，讲的是你们村子的太右卫门和清作君。他们喝过酒后，头脑发热，竟然想在大野地吃馒头和面条。我也给拍了进去。第二部是《小心圈套》，我们的紺兵卫在野地上被绳子套住了。这一部是自己画的，不是照片。第三部是《防火》，我们的紺助的尾巴在你们家被烧了。你们一定得来呀。”

四郎和寒子愉快地点了点头。

接着，绀三郎滑稽地撇着嘴，咚叭咚叭、咚咚咚，咚叭咚叭、咚咚咚地踏起脚，晃着脑袋，似乎在思考什么。然后，又挥起双手，打着拍子，得意地唱了起来：

冻雪铛铛 硬雪梆梆，
原野的馒头热又香，
醉鬼太右卫门摇摇晃晃，
去年间三十八个肚里装。
冻雪铛铛 硬雪梆梆，
原野的面条热又香，
醉鬼清作摇摇晃晃，
去年间十三碗肚里装。

四郎和寒子被狐狸逼真的演技所吸引，也随之翩翩起舞。

“咚叭咚叭、咚咚咚，咚叭咚叭、咚咚咚。”

四郎唱：

“狐狸狐狸小狐狸，去年间狐狸绀兵卫，左腿陷到圈套里，叭哒叭哒、叭哒哒。”

寒子唱：

“狐狸狐狸小狐狸，去年间狐狸绀助拿烤鱼，屁股被火烧着啦，哎呀哎呀、哎呀呀。”

咚叭咚叭、咚咚咚，咚叭咚叭、咚咚咚。

他们三个载歌载舞，慢慢走进了树林深处。寒风吹动着如同红蜡雕成的树芽，发出点点光亮，蓝色的树影网一般映落在雪地上，让阳光一照，犹如银色的百合花开放。

绀三郎说：

“我们把小鹿叫出来吧，它可会吹笛子呢。”

四郎、寒子立即拍手叫好。于是，三人齐声喊道：

“硬雪梆梆，冻雪铛铛，小呀小鹿，娶哟娶新娘。”

喊声刚停，便传来了尖细的回音：“北风呼呼风三郎，西风潇潇又三郎。”

绀三郎轻蔑地撇着嘴说：

“这就是小鹿，胆小鬼，大概不会来啦。咱们再喊一遍试试。”

“硬雪梆梆，冻雪铛铛，小呀小鹿，娶哟娶新娘。”

虽然远方传来回音，但却不知那是笛声还是风声，或者是小鹿的歌声。

“北风呼呼，呼呼呼，西风潇潇，潇潇潇。”

绀三郎又理了理胡须，说：

“雪变软了路就不好走啦，你们快回家吧。下次雪上冻，出月亮的晚上再来，来看幻灯。”

“冻雪铛铛，硬雪梆梆。”

四郎和寒子踏着银色的积雪，回家去了。

“硬雪梆梆，冻雪铛铛。”

二、（狐狸小学的幻灯晚会）

苍白的十五的月亮悄然登上冰峰。

雪，泛着青光，冻得坚如寒水石。

四郎想起和小狐狸绀三郎的约会，小声对妹妹说：

“今晚得去参加狐狸的幻灯晚会呢，走吧。”

“走，走，狐狸狐狸小狐狸，狐狸狐狸绀三郎。”寒子乐得直蹦高。

他们的话被二哥二郎听到了。

“你们去狐狸那儿玩？我也想去哩。”

四郎为难地耸了耸肩膀。

“哥哥，十一岁的孩子才能参加狐狸的幻灯晚会，票上写着呢。”

“是吗？让我看看。噢，此票不得授与学生的父兄，拒绝十二岁以上的来宾入场。这狐狸搞得还真挺象样哩。我不能去啦，没有办法了。你们去时带点年糕给它们，这种供神用的圆形大年糕可好吃啦。”

四郎和寒子换上小小的雪木屐，带着年糕上路了。

大郎、二郎、三郎，哥哥们全都站在门口，大声嚷着说：

“碰见老狐狸时赶紧闭上眼睛，我们为你们助助威吧。硬雪梆梆，冻雪铛铛，狐狸小狐狸，娶哟娶新娘。”

月亮爬上高高的天空，树林裹上一层白蒙蒙的烟云，小兄妹来到了树林边。

一只胸前别着橡子球徽章的小白狐狸站在那儿！

“晚上好！你们来得真早，票带来了吗？”

“带来了。”

“好，请到这边来。”小狐狸煞有介事地弯下腰，眨巴几下眼睛，用手指了指树林深处。

“请往那边走。”

林中，月光似无数根青色的木棒，斜插下来。小兄妹走进一处开阔的场地。

场地上坐满了狐狸学校的学生，它们有的互相扔栗子皮，有的玩柏朴游戏，那些老鼠大小的狐狸还坐在稍大一些的狐狸肩上，想摘下星星来。

狐狸前面的树杈上挂着一块白布。

突然，背后响起一个声音：

“晚上好，欢迎你们，前些日子失礼了。”

四郎和寒子吃了一惊，忙扭头一看，原来是绀三郎。

绀三郎穿一套笔挺的燕尾服，胸前插着水仙花，一个劲儿地用雪白的手绢擦尖尖的嘴巴。

四郎也略微客气了一下。

“失敬，失敬，谢谢你请我们参加幻灯晚会。这些年糕送大家尝尝。”

顿时，狐狸学生的目光一下子全集中在四郎和寒子身上。

绀三郎伸出双手，激动地接过年糕。

“谢谢你们礼物。请先在这玩一会儿，幻灯马上开始。我有点事，失陪了。”

绀三郎抱着年糕走了。

这时，狐狸学校的学生齐声喊了起来：

“冻雪铛铛，硬雪梆梆，硬年糕铛铛，白年糕梆梆。”

这功夫，幕布的一侧挂出一块牌子，上面写着：

“赠呈：大量年糕。赠送者：人类四郎和寒子。”

狐狸学生们呱呱地鼓起掌来。

噹——，响起了笛声。

绀三郎边清着嗓子边从幕布的一侧走出来。它彬彬有礼地鞠了一躬，会场立刻变得鸦雀无声。它兴致勃勃地说：

“今天晚上，天气很好，月亮象珍珠雕成的盘子，星星象原野上凝固的露珠。幻灯晚会现在开始！你们谁都不许眨眼睛，不许打喷嚏，眼睛睁得圆圆的。”

“今天晚上，有两位贵客光临，大家要保持安静，不能朝客人扔栗子皮什么的，我的开幕词就到这里。”

狐狸们报以噼哩叭啦的掌声。四郎小声地对寒子说：

“绀三郎真有口才哩。”

噹——，笛声响起。